

Mengzhong Jiangnan

戴云亮 陈益 / 撰文
张锡昌 王全亨
唐载清 肖勇骏 / 摄影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梦中江南系列

XIII

江南 老屋

Jiangnan Laowu



K928.71/34

梦中江南系列

戴云亮 陈 益 / 撰文
张锡昌 王全亨
唐载清 肖勇骏 / 摄影

江南 老屋

Jiangnan
Laowu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S13M54/401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江南老屋 / 戴云亮, 陈益撰; 张锡昌摄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4.1

(梦中江南系列)

ISBN 7-80678-171-4

I · 江... II. ①戴...②陈...③张... III. 民居—

简介—华东地区—明清时代 IV. K928.7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6813 号

江南老屋 (梦中江南系列)

策 划	张锡昌 陆坚心
撰 文	戴云亮 陈 益
摄 影	张锡昌 王全亨 唐载清 肖勇骏
责任编辑	陆坚心
技术编辑	张伟群
装帧设计	范峤青
出 版	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
社 址	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出 行	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印 刷	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开 本	640 × 965 1/16
印 张	8
印 数	1-5000
书 号	ISBN 7-80678-171-4/K · 34
定 价	35.00 元



序 记取青黛一片	1
----------	---



一. 水上梦都	11
---------	----

——江南古城老屋

水乡寻梦——苏州	15
----------	----

钱塘诗韵——杭州	23
----------	----

台门林立——绍兴	30
----------	----

江东都会——嘉兴	39
----------	----

二. 人文昌盛	43
---------	----

——江南水镇老屋

洞天福地——东山、西山	46
-------------	----

水云之乡——角直	54
----------	----

水乡泽国——周庄	58
----------	----

江村遗韵——同里	62
----------	----

丞相遗风——诸葛村	68
-----------	----

“林家铺子”——乌镇	73
------------	----



书楼飘香——南浔

77

平川棹歌——西塘

82



三. 亦贾亦儒

——徽州乡土老屋

87

绿水环绕——西递

96

理水人家——宏村

100



四. 耕读传家

——楠溪江古村落

105

七星八斗——芙蓉村

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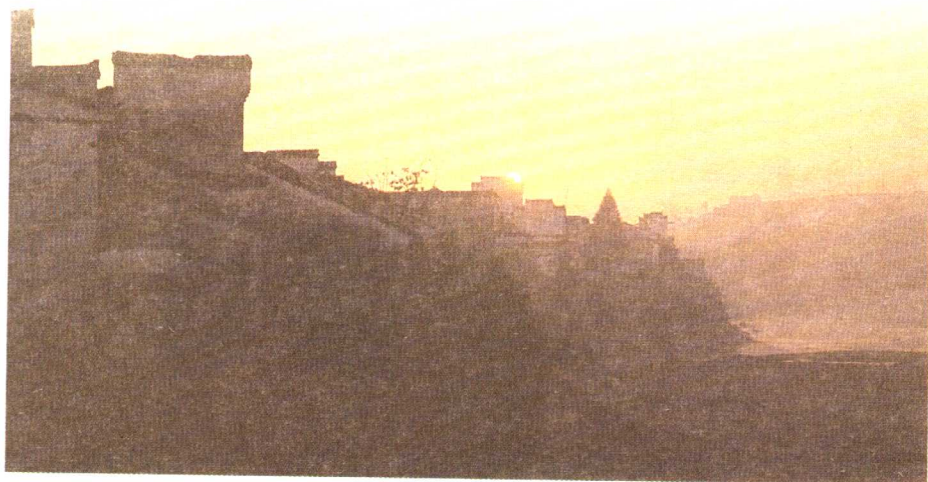
文房四宝——苍坡村

116

五. 落日余辉



119





江西婺源上晓起江人镜故居

· 序 ·

记取青黛一片

江南岸，云树半晴阴。帆去帆来天亦老，潮生潮落日还沉。南北别离心。兴废事，千古一沾襟。山下孤烟渔市远，柳边疏雨酒家深。行客莫登临。

这是宋代词人王琪的一首《望江南》。他站在江南岸边，站在时阴时晴的云天和忽明忽暗的树丛下，眼望着江中的潮起潮落、帆来帆往，心中不由得生出了怀古幽思之情。古往今来，世事变迁，该有着多少沧海桑田，多少悲欢离合啊！“兴废事，千古一沾襟”，内中所寄托的感慨，

让人在千年以后，仍然能体味到那番不凡的深沉。

但，江南毕竟是江南。山下孤烟渔市远，柳边疏雨酒家深，谁还能拒绝它宁静秀丽的魅力呢？

江南城镇的生命是水做的。江南最引人入胜的，便是旖旎而又秀美、宁静而又深厚的湖光水色，便是那建筑在水边的苍颜斑驳的老屋。每一个来到江南城镇的人，不管你是小住数日，还是匆匆路过，只要站在苇丛中看一眼碧玉般的湖水，只要在拱桥驳岸上停留片刻，只要在贴水而筑的街巷里缓步穿行，就会觉得，所有的浮躁和喧嚣都被清凉的风涤净了，心头只留下一片宁静，一派纯洁，足以唤起你失落的激情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带走，可是会有一片明绿色的湖水、一片青黛色的瓦屋永久地与你相随相伴，给你清澈明净，也给你无限的沧桑感。

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76年8月间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翻江倒海的时候，著名文学家、学者沈从文先生偕夫人来到苏州远郊的古镇锦溪探亲。

当时，沈从文刚刚从“五七”干校回到北京。由于受唐山大地震的波及，北京城里到处是低矮闷热的防震棚。沈先生所得到的防震棚不但闷热，而且矮小得连一张床铺都无法安置。晚上，他只能坐在藤椅里睡觉。夫人张兆和觉得这样不是个办法，便决定与沈先生到苏州娘家兄弟处暂住一时。然而张兆和兄弟家本来就居室狭窄，自己一家人居住已嫌拥挤，要是再住下沈氏夫妇，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加上又是夏天，诸多不便。于是沈先生与夫人乘坐轮船从苏州来到了锦溪镇亲家那儿。

一到水乡古镇，沈先生就被这里超凡脱俗的景色吸引住了。

每天早晨，他很早就起身，在夫人的陪伴下，去清静

的街巷、石堤和湖边散步。每次走过那几座古意盎然的石拱桥，他总是很有兴趣，反复欣赏，轻声地赞叹。尽管他的身体健康不太如意，可是从来没有显出疲倦的样子。

沈从文对水怀有特殊的感情。他曾说：“我所写的事情，多数是水边的故事。故事中所最满意的文章，常用船上岸边作为背景。”水乡锦溪的小桥流水在他看来，显然与家乡湘西的沅水风格迥然不同，但同样也使他十分入迷。他将他的沅水比做一个赤膊拉纤的纤夫，而把这里的江河湖泊比做睡梦中的少女。每当晚霞映红湖水，水天一色之时，他站在五保湖畔的十眼桥上，凭栏而望。静静地看着天空中的飞鸟，和湖中渐远渐近的帆影，他若有所思，很久很久仍不想回去。也许，他的心底里正像宋代词人王琪一样，发出了“兴废事，千古一沾襟”的感慨？

有一次，他无意中在锦溪的河边看到一条农船上妇女的绣花头饰和镶边布裙，十分感兴趣，脸上禁不住流露出了孩童一般的欢悦。

沈从文在锦溪镇亲家那儿一连住了七八天。北京的余震终于结束了，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去。虽然亲家再三挽留，但还是被他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“自己做不了主的时间被浪费掉是没有办法的，自己能够做主的时间如果浪费掉，可就太不应该了。几十年了，周总理交给的任务（正在进行的服饰研究工作），至今没有完成，心中有愧啊！”

他是怀着恋恋不舍的神情离开锦溪的。然而，心里却一直挂念着那片水土。以后几年，沈从文先生终于重新得到了社会应有的尊重。中外艺术界迅速兴起了一股“沈从文热”。然而，他勤恳依然，淡泊依然。对于仅仅住了几天的古镇锦溪，却印象深刻，十分依恋。他邀请锦溪的亲家去北京小住。谈话间，亲家告诉他，锦溪这几年变化很大，文星阁修好了，十眼桥也修好了。五保湖里到处是帆



浙江东阳巍山镇民宅

船，风景很美。但鳞次栉比的老屋仍保持着原有风貌。沈先生听了十分高兴。

他知道，什么恶梦都会过去，惟有江南的宁静永恒。

当我们漫步街巷，一抬头，就可以看见老屋的马头墙和观音兜。白垩与青瓦映衬得分外清新，在天际画出起伏变化的轮廓线。斑驳的风火墙后，庭院深深深几许。再看清澈水巷，但见渔舟在石驳岸边晾着丝网，十分悠然自得。假如在傍晚，河上暮气似纱，渔火闪烁，

更是充满了幽谧的诗意。

临水而筑的古镇，古镇中鳞次栉比的老房子，是江南水乡人们生活的天地，生活的场所，生活的痕迹。古朴雅致的砖木结构空间，存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、习俗、情趣，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喜怒哀乐。而这一切又无不渗透了水的印痕。

在这里，建筑文化的灵魂是水，因而格外迷人。

建筑专家从过街楼和骑楼等等水乡建筑物，联想到云贵川湘地区普遍存在的吊脚楼。吊脚楼的学名叫干阑式建筑。浙江省余杭县河姆渡出土的上千件房屋木构件，证明早在六千九百年前，我们的先民就在江南水乡住进了自己建造的干阑式建筑。这种建筑遍布长江流域、江南各地。由于这些地方炎热、多雨、潮湿，最自然最合理的居住方

式，便是像鸟类或猿猴一样，在树上结巢而居。干阑式建筑正是这样应运而生。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的先民居住的房屋中，就已经运用较为复杂的工艺，有巧妙的榫卯构造，有带销钉的燕尾榫和企口板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

先民们的聪明才智，是在水环境中激发出来的。水，促使历代的人们创造出独特的江南民居，也是由于水的阻隔，让这些凝聚着岁月光彩的建筑，完整地保存至今……

多少年来，江南的风水术，一直被风水家用来指导人们如何确定阳宅和阴宅的位置、朝向、布局，利用大地的自然力量，利用阴阳的平衡作用，来获得吉祥之气，从而促进健康，增强活力。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指导下，风水家们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感应。这种感应历来被少数风水家们说成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深奥不可测的。所以，风水始终被披上神秘玄妙的外衣。

其实，风水只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现象。早在三千多年前，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风水术，到了一千多年前，风水术又传入日本和东南亚的许多地区。明清时期，由于历朝皇帝热衷于风水，使风水理论迅猛发展，甚至连官方组织



浙江东阳巍山镇
民宅鼎丰堂

编纂的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大型丛书，也都收录了风水理论。郭璞的《葬经》、托名黄帝的《宅经》和托名杨筠松的《撼龙经》、《疑龙经》、《青囊奥语》等，也流传很广。风水活动从皇室普及到了民间，为人们广泛接受。

在林林总总的风水理论中，龙脉是第一重要的。在山区，所谓龙脉就是村镇所依之山，山势要蜿蜒起伏，宛如行龙，这样村镇才能兴旺发达。在水乡，则以奔腾流淌的河水为龙脉。因此，太湖流域的许多星罗棋布的水乡城镇，无不形成了“四湖环绕于水，一镇包涵于中”的人家尽枕河的格局。

吴江市的《同里镇志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西有庞山湖，郡邑之路由此达也。南有叶泽湖，乡明而治文教之所以日昌也。东有同里湖，水往东流有所归也。北有九里湖，言地势无不自北向南，且诗礼大姓多居北隅也。”五湖环绕、三江交汇的水镇，处处河港交叉，仅有0.67平方公里的镇区，水面竟占了五分之一。在这里，历代的建设者在“水”字上花了许多功夫，因水成街，就水成河，贴



浙江濮院老屋



上海青浦朱家角老屋

水成园，街河并行，舟楫往来，真是一幅令人入迷的江南水镇风情画卷。

显然，这里无可置疑地带有风水的印痕。

不仅仅是集镇在选址时，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，江南的许多城市，自古以来也都是在沿江、靠河、近海的地方得到不断发展。除了任何城市都不能离开水源而生存的普

遍规律，似乎还有别的因素。

比如说，早先吴国的都城并不在苏州。吴国的前身“勾吴”，是泰伯、仲雍建立的一个弹丸小国，在今天的无锡梅村那儿建造了城廓。相传这座城廓周围仅有三里，人称“吴城”。到泰伯的第二十世孙诸樊当吴王的时候，出于政治扩张和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吴国的国都才从梅里迁移到了今天的苏州。不过，城市依然很小，周围只有五里。直到一心想称雄天下的阖闾夺取王位后，才授命伍子胥兴建新的城廓。

今天的苏州老城区规模，与二千五百多年吴王兴建的阖闾城相差无几。可以想见阖闾当年的气魄之大。据传，伍子胥在奉命建城后，曾经“相土尝水”、“象天法地”，运用风水理论，进行了多次水文地质勘查，然后开始设计和施工。阖闾城的十六个城门中，有陆门八座，“以象天之八风”，水门八座，“以法地之八卦”。

从那时起，数千年来贴水而居的苏州人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文化。水城水巷、山川园林无不充溢着灵秀之气。“真山真水园中城，假山假水城中园”，苏州人是做足了山水文章的。无论是沧浪亭、网师园、拙政园，还是灵岩山、天平山、虎丘山，无论是观前街、桃花坞、滚绣坊，还是



上海青浦朱家角
大清邮局

那无数幽静安谧的小巷，都因了水的浸淫弥漫，显得那么有神采有诗意。世界上许多珍贵文物可以仿制，像苏州这样由无数老屋构筑的城市，却是无法复制的。

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苏州称为“东方威尼斯”。其实这完全是牵强附会。东方的苏州与西方的威尼斯各具风采，苏州完全没有必要借助威尼斯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

贴水而居的江南城镇，有着悠久的传统。

发达的自然水网、人工水网和成熟的农业经济，为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追根溯源，它们原本只不过是自发的集市，由于地处交通要冲，便于物资流通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性的集镇。从唐代开始，官府在交通要道和沿海要塞置镇，作为军事和行政建制，也是城镇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南宋迁都临安，给江南水乡城镇的发展，带来了极好的机遇。携带着金银细软的皇室成员，从兵荒马乱的北方一路散佚而下，很多人留在了足以避开政治风浪的江南水乡，构筑自己安逸的小天地。北方人的智慧与财富，一旦和江南沃土紧密结合，自然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。

众星拱月般地围拥在都市周围的水乡古镇，是联结城乡的枢纽，也是物资流通的集散地。从宋元开始，到明清时期，商品经济的观念逐步强化，江南一带改变了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结构，推广了植桑、养蚕、种棉，不仅仅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，更使各种方式的家庭副业蓬勃发展。水乡古镇的商品流通，就从作为补充自然经济和生产消费之间的桥梁，进而发展成原料产地与生产中心的中转站。

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……这一片历来被称为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、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

地区，在明清时期便形成了都会、府城、县城、村镇等多层次的经济结构。它们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发展特点。应该说，今天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，在数百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。

“鱼吹浪，雁落沙，倚吴山翠屏高挂。看江潮鼓声千万家，卷朱帘玉人如画。”蒹葭苍苍、白露为霜的江南水乡，永远是充满诗意的。数千年来的贴水而居，苦心经营，人们已经将这里建成了士、农、工、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大舞台，那么继续使她成为温柔富贵之乡、锦绣繁华之都、灵巧秀美之地，又有何妨呢？

犹如终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因纽特人，能够说出几十种冰雪的名称，江南人也善于用淀、潭、泖、荡、湖等名称，来区分水面的大小深浅。事实上，湖光水色很不相同，只有常与它们亲近的人，才能够真正领略。湖，构成了如诗如画、似锦似花的水乡美景。对于久居都市的人们来说，它真是足可休闲的“世外桃源”。以前，水乡没有

通公路，去往繁华的都市，常常要坐上半天的轮船。曲折的水路是它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，古镇封闭的生活环境便显得安谧平静。但交通不便并不等于思想文化的落后。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的名人游寓于此，古镇上涌现出那么多学有所成的人才，便足以说明。

在散落着鸡群的后街上，手挎满篮赤虾的渔妇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；临街的竹器店里，金黄的篾条由竹刀咔咔剖开，任灵巧的手指掰弄，变成悬挂在空中的篮箩筛筲。出售海棠糕的小贩，敲打着花瓣似的铁锅，让甜香飘向

上海青浦朱家角北大街老屋



市河里晃荡的小船——这一幅风俗画，不正是古镇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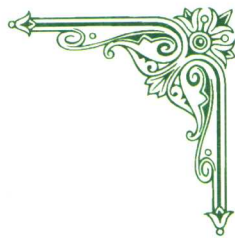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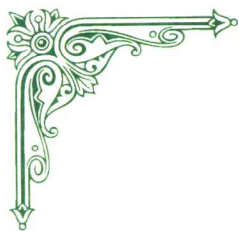
能够作为古镇标志的，除了一座座躬身于市河上的石拱桥，一幢幢黛瓦粉墙的明清建筑，一条条不知驮过了多少岁月时光的街巷，还有无数古树名木——树木是古镇活的纪年，一个找不到古树的集镇是没有历史的。即使是在普通人家的宅院里，也可以发现已经生长了几百年的古树。黄杨、紫藤、银杏、玉兰、圆柏……那是好几代以前的先人手植的，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霜雨雪，悉心培育，它们从幼苗长成大树，并且成为老屋饱经风霜的见证。你看那一株古柏，裂纹紫行，苍虬多姿，虽然已经走完了几百年的生命历程，可它依然主干挺立，直指云天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岁月的凝重。

然而，江南老屋给人印象最深的，毕竟还是青黛色屋脊下所孕育的悠远深厚的文化。自古以来的传奇故事暂且放在一边。历代林林总总的古砖瓦、临水而筑的古建筑、古桥梁，还有独具一格的服饰、农具、生活用品，以及风俗、民谚、方言乃至思维方式，无不是水文化的结晶。最令人骄傲的，毕竟是“枯灯夜读”的好风气，促使莘莘学子打破湖荡的封闭，从江南走向世界，足迹遍及欧美和亚洲各国，以自己出色的学习成绩和创造业绩，为祖国、为家乡增添了光彩。

江南是一本水做的书。

江南老屋的每一片青黛色的屋面，都是耐读的书页。

生活在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大都市的朋友，终日为快节奏的竞争和噪音、废水、大气污染而烦恼，以至神经衰弱，那么，为何不到江南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领略一番被我们远离了的宁静呢？



一.
水上梦都
——江南古城老屋



